北夢瑣言/卷三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北夢瑣言

◀上一卷

卷三

下一卷▶

唐相國李太尉德裕抑退浮薄，獎拔孤寒。於時朝貴朋黨，掌武破之，由是結怨。而絕於附會，門無賓客。唯進士盧肇，宜春人，有奇才，每謁見，許脫衫從容。舊例禮部放榜，先稟朝廷，恐有親屬言薦。會昌三年，王相國起知舉，先白掌武。乃曰：「某不薦人，然奉賀今年榜中得一狀元也。」起未喻其旨，復進親吏於相門偵問，吏曰：「相公於舉子中獨有盧肇久接從容。」起相曰：「果在此也。」其年盧肇為狀頭及第。時論曰：盧雖受知於掌武，無妨主司之公道也。

唐相畢諴，吳鄉人，詞學器度冠於儕流。擢進士，未遂其志，嘗謁一受知朝士者，希為改名，以期亨達。此朝士譏其齷賈之子。請改為字相國，忻然受而謝之。竟以此名登第，致位臺輔。前之朝士漸悔交集也。

唐段相文昌家寓江陵。少以貧窶修進，常患口食不給，每聽曾口寺齋鐘動輒詣謁餐，為寺僧所厭。自此乃齋後扣鐘，冀其晚屆而不逮食也。後入登臺座，連出大鎮，拜荊南節度，有詩《題曾口寺》云「曾遇閣黎飯後鐘」，蓋為此也。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，徐相商致書規之，鄒平曰：「人生幾何，要酬平生不足也。」夏侯孜相國未偶，伶俜風塵，蹇驢無故墜井。每及朝士之門，舍逆旅之館，多有齟齬，時人號曰「不利市秀才」。後登將相。何先塞而後通也。

唐李固言生於鳳翔莊墅，雅性長厚，未習參謁。始應進士舉，舍於親表柳氏京第。諸柳昆仲率多戲謔，以相國不諳人事，俾習趨揖之儀。俟其磬折，密於鳥巾上帖文字云「此處有屋僦賃」。相國不覺，及出，朝士見而笑之。許孟容守常侍，朝中鄙此官，號曰「貂郤」，固不能為人延譽也。相國始以所業求知謀於諸柳，諸柳與導行卷去處，先令投謁許常侍。相國果詣騎省，高陽公慚謝曰：「某官緒極閑冷，不足發君子聲采。」雖然，已藏之於心。又睹烏巾上文字，知其樸質無何。來年許公知禮闈，李相國居狀頭及第。是知柳氏之戲侮，足致隴西之速遇也。

杜邠公悰位極人臣，富貴無比。嘗與同列言平生不稱意有三：其一為澧州刺史，其二貶司農卿，其三自西川移鎮廣陵，舟次瞿塘，左右為駭浪所驚，呼喚不暇，渴甚，自潑湯茶吃也。鎮荊州日，諸院姊妹多在渚宮寄寓，貧困尤甚，相國未嘗拯濟。至於節臘，一無沾遺。有乘肩輿至衙門詬罵者，亦不省問之。凡蒞方鎮，不理獄訟。在鳳翔洎西川，系囚畢政，無輕無重，任其歿殕。人有從劍門拾得裹漆器文書，乃成都具獄案牘。略不垂湣，斯又何心載！

李太師光顏以大勛康國，品位穹崇。愛女未聘，幕僚謂其必選佳婿，因從容語次，盛譽一鄭秀才詞學門閥人韻風流異常，冀太師以子妻之。他日又言之，太師謝幕僚曰：「李光顏一健兒也，遭遇多難，偶立微功，豈可妄求名族，以掇流言乎某已選得一佳婿，諸賢未見。」乃召一客司小將指之曰：「此即某女之匹也。」超三五階軍職，厚與金帛而已。從事許當曰：「李太師建定難之勛，懷弓藏之慮。武寧保境，止務圖存。而欲結援名家，非其志也。與夫必娶高國，求婚王謝，何其遠哉！」

王文公凝清修重德，冠絕當時。每就寢息，必叉手而臥，慮夢寐中見先靈也。食餺飥面，不過十八片。曾典絳州，於時司空圖侍郎方應進士舉，自別墅到郡謁見，後更不訪，親知闇吏遽申司空秀才出郭矣。或入郭訪親知，即不造郡齋。瑯琊知之，謂其專敬，愈重之。及知舉日，司空一捷列第四人登科，同年訝其名姓甚暗，成事太速，有鄙薄者號為「司徒空」。瑯琊知有此說，因召一榜門生。開筵宣言於眾曰：「某叨忝文柄，今年榜帖全為司空先輩一人而已。」由是聲采益振。爾後為御史分司。舊相盧公攜訪之，乃留詩曰：「氏族司空貴，官班御史雄。老夫如且在，未可嘆途窮。」其為名德所重也如此。

唐相國劉公瞻，其先人諱景，本連州人。少為漢南鄭司徒掌箋劄，因題商山驛側泉石，滎陽奇之，勉以進修，俾前驛換麻衣執贄之。後致解薦，擢進士第，歷臺省。瞻相孤貧

有藝，雖登科第不預急流。任大理評事日饘粥不給，嘗於安國寺相識僧處謁餐，留所業文數軸置在僧幾。致仕劉軍容玄冀遊寺，見此文卷，甚奇之。憐其貧窶，厚有濟恤。又知其連州人，朝無強援，謂僧曰：「某雖閑廢，能為此人致宰相。」爾後授河中少尹，幕僚有貴族浮薄者蔑視之。一旦有命征入，蒲尹張筵而祖之。浮薄幕客呼相國為尹公，曰：「歸朝作何官職」相國對曰：「得路即作宰相。」此郎大笑之，在席亦有異其言者。自是以水部員外知制誥，相次入翰林，以至大拜也。

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永樂有宅，庭槐一本抽三枝，直過當舍屋脊，一枝不及。相國同堂昆弟三人，曰石、曰程，皆登宰執，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。近者石晉朝趙令公瑩家庭有檽棗，樹婆娑異常，四遠俱見。有望氣者詣其鄰裏，問人云：「此家合有登宰輔者」裏叟曰：「無之。然趙令先德小字相之兒，得非此應乎」術士曰：「王氣方盛，不在身，當其子孫。」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，出將入相，則前言果效矣。凡士之宦達非止一途，或以才升，或以命遇，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。向者槐棗異常，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，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

唐渤海王太尉高公駢鎮蜀日，因巡邊至資中郡，舍於刺史衙。對郡山頂有開元佛寺，是夜黃昏，僧徒禮贊螺唄間作。渤海命軍候悉擒械之，來晨笞背斥逐，召將吏而謂之曰：「僧徒禮念亦無罪過，但以此寺十年後當有禿丁數千作亂，我故以是厭之。」其后土人皆髡發執兵號大髡小髡，據此寺為寨，陵脅州將。果葉渤海之言。時稱駢好妖術，斯亦或然之驗與。

唐王中令鐸重德名家，位望崇顯，率由文雅，然非定亂之才。鎮渚宮為都統，以禦黃巢寇兵漸近。先是，赴鎮以姬妾自隨，其內未行，本以妒忌。忽報夫人離京在道，中令謂從事曰：「黃巢，漸以南來，夫人又自北至。旦夕情味，何以安處」幕僚戲曰：「不如降黃巢。」公亦大笑之。洎荊州失守，復把潼關。黃巢差人傳語云：「令公儒生，非是我敵。請自退避，無辱鋒刃。」於是棄關隨僖皇播遷於蜀。再授都統，收復京都，大勛成，竟罹非命。時議曰：「黃巢過江，高太尉不能拒捍，豈王中令儒懦所能應變乎」落都統後有詩，其要云：「敕詔已聞來闕下，檄書猶未遍軍前。」亦志在其中也。

唐路侍中嚴，風貌之美為世所聞。鎮成都日，委執政於孔目吏邊咸，日以妓樂自隨，宴於江津。都人士女懷擲果之羨，雖衛玠、潘嶽不足為比。善巾裹，蜀人見必效之。後乃翦紗巾之腳以異於眾也。閭巷有袨服修容者，人必譏之曰：「爾非路侍中耶」嘗過鬻豚之肆，見儈豕者謂屠者曰：「此豚端正，路侍中不如。」用之比方，良可笑也。以官妓

行雲等十人侍宴。移鎮渚宮日，於合江亭離筵贈行雲等《感恩多》詞，有「離魂何處斷，煙雨江南岸」，至今播於倡樓也。

薛能尚書鎮鄆州，見舉進士者必加異禮。李勛尚書先德為衙前將校，八座方為客司小子弟，亦負文藻，潛慕進修，因舍歸田里。未逾歲，服麻衣，執所業於元戎。左右具白其行止，不請引見。元戎曰：「此子慕善，才與不才，安可拒之某今自見其人質清秀，復覽其文卷，深器重之。」乃出郵巡職牒一通與八座先德，俾罷職司閑居，恐妨令子脩進。爾後果策名第，揚歷清顯，出為鄆州節度也。

唐鄭愚尚書，廣州人，雄才奧學，擢進士第，揚歷清顯，聲稱烜然。而性本好華，以錦為半臂。崔魏公鉉鎮荊南，滎陽除廣南節制，經過，魏公以常禮延遇。滎陽舉進士時未嘗以文章及魏公門，此日於客次換麻衣，先贄所業。魏公覽其卷首，尋已賞嘆至三四，不覺曰：「真銷得錦半臂也。」又以魏公故相，合具軍儀廷參，不得已而受之。魏公曰：「文武之道備見之矣。」其欽服形於辭色也。或曰滎陽因醉眠，左右見一白豬。蓋杜征南蛇吐之類。

唐相國韋公宙善治生，江陵府東有別業，良田美產，最號膏腴，而積稻如坻，皆為滯穗。咸通初，除廣州節度使。懿宗以番禺珠翠之地，垂貪泉之戒。京兆從容奏對曰：「江陵莊積穀尚有七千堆，固無所貪。」懿皇曰：「此可謂之足谷翁也。」

唐李當尚書鎮南梁日，境內多有朝士莊產，子孫僑寓其間，而不肖者相效為非。前政以其各有階緣，弗克禁止，閭巷苦之。八座嚴明有斷，處分寬織蔑籠，召其尤者，詰其家世譜第，在朝姻親。乃曰：「郎君籍如是地望，作如此行止，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，賢親眷聞之，必賞老夫勉旃。」遽命盛以竹籠沉於漢江。由是其儕惕息，各務戢斂也。崔玨侍御家寄荊州，二子凶惡。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：「崔氏二男，荊南三害，不免行刑也。」

唐吳行魯尚書，彭州人。少年事內官西門軍容，小心畏慎，每夜常溫溺器以奉之，深得中尉之意。或一日為洗足，中尉以腳下文理示之曰：「如此文理，爭教不作十軍容使。」行魯拜曰：「此亦無憑，某亦有之，何為常執廝仆之役。」乃脫履呈之。中尉嗟嘆謂曰：「汝但忠孝，我終為汝成之。」爾後假以軍職除彭州刺史，盧耽相公表為西川行軍司馬禦蠻有功，歷東、西川、山南三鎮節旄。《除西川制》云：「為命代之英雄，作人中之祥瑞。」譏之也。歷圖南為西川副使，隨府罷職，行魯欲延辟之。圖南素薄行魯，聞之

大笑曰：「不能翦頭刺面而趨侍健兒乎。」自使院乘馬不歸私第，直出北郭，家人遽結束而追之。張雲起居為成都少尹，常出輕言，為行魯酘殺之。

唐崔侍中安潛崇奉釋氏，鮮茹葷血。唯於刑辟常自躬親，雖僧人犯罪未嘗屈法。於廳事前慮囚必溫顏恤惻以盡其情，有大辟者俾先示以判語，賜以酒食，而付於法。鎮西川三年，唯多蔬食。宴諸司，以面及蒟蒻之類染作顏色，用象豚肩羊膬膾炙之屬，皆逼真也，時人比於梁武。而頻於宅使堂前弄傀儡子，軍人百姓穿宅觀看，一無禁止。而中壺預政，以玷盛德，惜哉！

唐劉舍人蛻，桐廬人。早以文學應進士舉，其先德戒之曰：「任汝進取，窮之與達，不望於汝。吾若沒後，慎勿祭祀。」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，竟不知其所適。紫微歷登華貫，出典商於，霜露之思，於是乎止。臨終亦戒其子，如先考之命。蜀禮部尚書纂即其息也，嘗與同列言之。君子曰：名教之家重於喪祭。劉氏先德是何人斯苟同隱逸之流，何傷菽水之禮。紫微以儒而進，爵比通侯，遵乃父之緒言，紊先王之舊制，以時之敬能便廢乎大彭通人，抑有其說，時未喻也。

大中四年，進士馮涓登第，榜中文譽最高。是歲，新羅國起樓，厚賚金帛，奏請撰記，時人榮之。初除京兆府參軍，恩地即杜相審權也。杜有江西之拜，制書未行，先召長樂公密話，垂延辟之命，欲以南昌箋奏任之，戒令勿泄。長樂公拜謝辭出宅，速鞭而歸於通衢。遇友人鄭賓，見其喜形於色，駐馬懇詰。長樂遽以恩地之辟告之，滎陽尋捧刺詣京兆門謁賀，具言得於馮先輩也。京兆嗟憤而鄙其淺露。洎制下開幕，馮不預焉。心緒憂疑，莫知所以。廉車發日，自霸橋乘肩輿，門生咸在。長樂拜別，京兆公長揖馮曰：「勉旃。」由是囂浮之譽遍於搢紳，竟不通顯。中間有涉交通中貴，愈招清議，官止祠部郎中、眉州刺史，仕蜀至御史大夫。

唐咸通中，荊州有書生號唐五經者，學識精博，實曰鴻儒。旨趣甚高，人所師仰，聚徒五百輩，以束脩自給，優遊卒歲，有西河濟南之風，幕寮多與之遊。常謂人曰：「不肖子弟有三變：第一變為蝗蟲，謂鬻莊而食也；第二變為蠹魚，謂鬻書而食也；第三變為大蟲，謂賣奴婢而食也。三食之輩，何代無之」

薛保遜，名家子，恃才與地，凡所評品，士子以之升降，時號為「浮薄相國」。夏侯孜尤惡之。其堂弟因名保厚以異之，由是不睦。內子盧氏與其良人操尚略同，因季父薛監來省，盧新婦出參。俟其去後，命水滌門閾。薛監知而大怒，經宰相疏之。保遜因謫授

澧州司馬，凡七年不代。夏侯孜出鎮，魏相謨登庸，方有徵拜而殞於郡。愚曾睹薛文數幅，其一云：「餞交親於灞上，止逆旅氏，見數物象人。詰之，口輒動，皆云江淮嶺表州縣官也。嗚呼，天之生民，為此輩笞撻。」又《觀優》云：「緋胡折窣。莽轉而出。眾人皆笑，唯保遜不會。」其輕物皆此類也。盧虔灌罷夔州，以其為姊妹夫，徑至澧州慰省，回至郵亭，回望而笑曰：「豈意薛保遜一旦接軍事李判官，打《楊柳枝》乎！」

蜀之士子莫不酤酒，慕相如滌器之風也。陳會郎中家以當壚為業，為不掃街，官吏毆之。其母甚賢，勉以修進，不許歸鄉，以成名為期。每歲糇糧紙筆衣服仆馬皆自成都賫致。郎中業八韻，唯《螳螂賦》大行。大和元年及第，李相固言覽報狀，處分廂界，收下酒旆，闔其戶，家人猶拒之。逡巡賀登第，乃聖善獎訓之力也。後為白中令子婿，西川副使，連典彭、漢兩郡而終。

唐劉僕射崇龜以清儉自居，甚招物論。嘗召同列餐苦薁饊鑼，朝士有知其矯，乃潛問小蒼頭曰：「僕射晨餐何物」蒼頭曰：「潑生吃了也。」朝士聞而哂之。及鎮番禺，效吳隱之為人。京國親知貧乏者顒俟濡救，但畫荔枝圖，自作賦以遺之。後薨於嶺表。扶護靈櫬經渚宮，家人鬻海珍珠翠於市，時人譏之。

唐趙大夫崇凝重清介，門無雜賓，慕王濛、劉真長之風也。標格清峻不為文章，號曰無字碑。每遇轉官，舊例各舉一人自代，亞臺未嘗舉人，云：「朝中無可代己也。」世亦以此少之。梁相張策嘗為僧，返俗應舉。亞臺鄙之。或曰：「劉軻、蔡京得非僧乎」亞臺曰：「劉、蔡輩雖作僧，未為人知，翻然貢藝，有何不可張策衣冠子弟，無故出家，不能參禪訪道，抗跡塵外，乃於禦簾前進詩，希望恩澤。如此行止，豈掩人口。某十度知舉，十度斥之。」清河公乃東依梁主而求際會，蓋為天水拒棄，竟為梁相也。